

海

洋

Histoires
de la mer

文

明

小

史

Jacques Attali

海

洋

Histoires
de la mer

文

明



Jacques Attali

小

史

[法] 雅克·阿塔利

字苗——译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洋文明小史 / (法) 雅克·阿塔利著; 王存苗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0.4

ISBN 978-7-5217-1306-0

I. ①海… II. ①雅… ②王… III. ①海洋—文化史—研究—世界 IV. ①P7-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78816 号

HISTOIRES DE LA MER

by Jacques Attali

Copyright ©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17

CURRENT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

法国际版权代理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海洋文明小史

著 者: [法] 雅克·阿塔利

译 者: 王存苗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153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9-4386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217-1306-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引言

海洋，是所有财富的汇集之处，也是一切希望的聚集之所。人类已经开始毁灭海洋，人类也可能被海洋毁灭。

海洋，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性课题。然而，它却并未受到重视。

尽管人们在海洋课题的方方面面都做了大量研究，但据我所知，鲜有综合性专著能够以海洋史为主题，从其诞生一直讲述到未来。而关于人类的历史也大都没有充分强调海洋在宗教与文化、科技与企业、民族与帝国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很少以海洋为视角来讲述人类历史，而这种视角却尤为重要。

海洋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遥远，至少看似如此，因为几乎没有人生活在大海里。海洋遭受的威胁，也是我们难以察

觉的；它的未来神秘莫测、不可捉摸。我们对它的探索也不够深入，人类更多地将探索足迹延伸到宇宙空间，而非海洋深处。

我们不了解海洋，敬畏之心便也无从谈起。我们掠夺海洋，污染海洋，甚至毁灭海洋，而我们也终将一同灭亡。

为什么会走到如此地步？部分原因或许是水母、海龟、鲨鱼这些海洋生物没有表决权，它们不会游行示威，也不会发动政变。

然而……

地球表面的 71% 由海水覆盖，覆盖总面积多达 3.61 亿平方千米。海洋中的水量有 13.3 亿立方千米，同等容量的立方体边长就有 1 000 多千米。海洋是地球上大部分生物的栖息地。它对生命而言不可或缺：所有生物基本上都是由水组成的，尤其是人类。人体约 70% 都由水组成，在生命的最初 9 个月中都处于母亲腹内的液体环境里，且人体血浆的成分与海水成分非常接近。人类饮用的淡水需要通过海洋与陆地间的水循环才能保证持续供应，呼吸的氧气有一半都由海洋提供，摄入的动物蛋白也有五分之一来自海洋。海洋也在调节着气候：没有海水，气温至少会升高 35℃。

通俗地说，自古以来，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及文化上的权力都属于那些善于掌控海洋与港口的人。那些极大改变了人类社会面貌的技术革新，大多都是在海上或是为航海

而诞生的。几千年来，思想的传播、商品的流通、竞争与社会分工的形成均得益于海上交通。如今，海洋依然是超过90%的商品、数据与信息交流的中转站。未来，更是如此。

对于权力而言，海洋同样至关重要：昔日的众多帝国正是由于牢牢控制了海洋，从而能够登上野心之巅；而当它们失去对海洋的掌控时，帝国便开始衰落。所有的战争（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在海上决定胜负。意识形态上的每一次巨变，也都是通过海洋得以实现。我们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地缘政治。

或许，与其说是宗教差异，不如说是水手与农民之间的差异将人们区分为两类：一类人善于开创商业世界、建立民主制度，另一类人不擅长，或许也无意从海洋中汲取财富与自由。这就解释了（甚至比托克维尔、韦伯或是马克思等任何理论家解释得更清楚）为什么历史上的胜利者，无论是佛兰德、热那亚、威尼斯的天主教徒，还是荷兰、英国、美国的新教徒，都是沿海人；而败者，无论是法国、俄国的天主教徒还是德国的新教徒，都是内陆人。

未来，那些实力最为雄厚的超级大国，依然会是借助并得益于海洋而崛起的。

我们必须明确海洋的重要性，尤其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在人类的生存环境中起到最基本的生态调节作用。我们理应竭尽全力保护它。

然而，现实却截然不同。海洋的情形每况愈下：与5万年前以采集为生、无忧无虑的原始人相比，现代人的行为要糟糕得多。鱼类资源遭到破坏，海洋中比例惊人的废弃物也在不断累积。海水的温度在升高，海平面亦是如此。氧气在消失，生命也在逐渐消逝。

如今聚集着世界上三分之二人口的沿海地区，其中大部分地带未来都将不再适宜人类居住；海洋中的生命将越来越难以存活；在没有平衡机制出现的情况下，一些物种会加速消亡。

你能想象得出一个孩子明知毒死母亲后自己也难逃一死，却仍旧持续给母亲下毒吗？这是多么荒唐，却正是人类如今的所作所为：人类是海的女儿，海赋予她生命，哺育她成长，可她却拼命要杀死母亲，并且必会在毁灭海洋之前自行灭亡。

我们能做什么呢？其实可以做的事还有很多。

第一件可行之事，就是讲述海洋的历史。从宇宙诞生之初讲述到今天，以便人们了解它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和生命延续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海洋史中，令人惊叹之处层见叠出。鉴于一切都在海上见分晓，海洋史与海洋视角下的人类历史紧密相连。而这两部历史中的一个，完全有能力终结另外一个。

一个满载着希望，向全人类发出呼救信号的海上漂流瓶，即为本书创作初心的真实写照。只有我们人类，才能够真正

拯救自己。

而法国呢？它毕竟拥有世界第二大面积的领海，在这部海洋史中将会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它曾经有八次机会可以发展海洋霸权，从而占据地缘优势，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法国错失良机，把主宰世界的机会一次次地让给了威尼斯人、佛拉芒人、热那亚人、荷兰人、英国人和美国人。

人们对这一切知之甚少，传统意义上的法兰西历史也从未提及海洋在我们的语言、文化、胜利乃至失败的历史中所起的作用。

今天，法兰西依然有条件以海上大国的身份傲立于世：从地缘政治角度上看，它的海岸拥有绝佳的地理位置；它的深水港在世界贸易中具有更高的战略地位；它还拥有一流的企业和尖端的研究人才。

海洋与陆地并不是敌对关系。相反，海洋及其长期以来的价值，必须依赖一种原生态、非工业化、透明且接近消费者的农业。在这方面，法国同样可以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从更广阔的角度来说，海洋是人类身份的一面镜子。它是自然遗产的一个基本元素，我们仅仅是这份遗产的租用者而已。若要拯救海洋，人类必须彻底改变诸多领域的发展模式，其中甚至包括那些看起来与海洋并不相关的领域。

于是，我斗胆尝试写下一部新的“全球史”，这部历史

考察了漫长的时间跨度和广阔的空间跨度，正如我在音乐、医学、教育、时间、所有权、游牧生活、乌托邦、意识形态、犹太教、现代性、爱、预言等其他主题上做过的尝试一样。

某些细分领域的专家学者，一直以来对这类“全球史”嗤之以鼻。而我热衷于此数十年，因此也备受指责。今天，这类研究的地位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承认。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只有站在一定的高度，并且发散视角，才能探寻到历史与自然最神秘的原动力。

很久以来，海洋、主宰经济的海港、决定民族命运的海战、横渡大洋的旷世之举、轮船、水手、海上游牧民族，还有那丈量时光的小小沙漏，都令我兴致盎然。

这由来已久的兴趣，大抵根植于我的出生地——海港，那里灯火辉煌、气味交织、车船喧嚣，一切都令人无法忘怀。

我通过海量阅读以及与专家的访谈，广泛地汲取灵感。所阅文献列于书末（其中，“海洋仙子”项目是新近的佳例）。这些令我欢欣鼓舞的访谈持续了数十载。受访者们，尤其是弗朗西斯·阿尔巴黑德（Francis Albarède）、克洛德·阿莱格（Claude Allègre）、埃里克·贝朗杰（Éric Béranger）、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马克·乔希东（Marc Chaussidon）、丹尼尔·科恩（Daniel Cohen）、万森·库尔特欧（Vincent Courtillot）、雅克-伊夫·库斯托（Jacques-Yves Cousteau）船长及其子女黛安娜（Diane）与皮埃尔-伊

夫 (Pierre-Yves)、莫德·芬特诺伊 (Maud Fontenoy)、史蒂芬·伊斯拉尔 (Stéphane Israël)、奥利弗·德·克尔苏松 (Olivier de Kersauson)、艾瑞克·欧森纳 (Erik Orsenna)、弗朗西斯·瓦拉 (Francis Vallat) 和保罗·沃森 (Paul Watson)、帕斯卡尔·匹克 (Pascal Picq) 和米歇尔·赛尔 (Michel Serres) 都是海洋这一课题所涉及的诸多领域中最杰出的专家。他们当中有好几位业已辞世，还有一部分人曾表示非常乐意审阅本书的部分章节并给出详细的评论意见。

我在这里衷心地感谢他们，而他们无须对我的工作成果担负哪怕是最小的责任。

目 录

引言 ix

- 1 宇宙、水和生命 001
- 2 水和地球：从海绵到人类 013
- 3 人类最初的海上之旅 033
- 4 用桨与帆开启海上征途 063
- 5 用煤和石油征服海洋 135
- 6 集装箱与海运全球化 191
- 7 今日的渔业 219
- 8 海——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源泉 233
- 9 海洋经济的未来 261
- 10 未来的海洋地缘政治 283

11 未来的海洋会遭受灭顶之灾吗? 301

12 拯救海洋 323

结语 347

致谢 349

参考书目 351

1

宇宙、水和生命

（130 亿年前至 7 亿年前）

海洋是自然界最大的水库。可以说，地球以海洋为起点，而谁又能知晓它会不会也以此为终点！

——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

海洋在宇宙空间的一个小球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地球上——存在着，并长久地存在着。这是个奇迹，一个难得的奇迹。今天，想要明白海洋是什么，首先要将注意力放在它的起源上，即放在这个奇迹上。为此，我们要追溯到宇宙的诞生，惊叹于环境那超乎想象的推动力，正是这股力量创造出了水。我们要探寻在过去或现在，宇宙中哪些地方可能

有水的存在。我们还要考察水如何出现在了地球上，如何在这个星球上形成了海洋，以及生命如何诞生。

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水是生命的载体。

开篇第一章将呈现从过去延续至未来，超越历史的进化传奇。这些内容对于缺乏相关背景知识的读者而言可能有些深奥，但请不必担心，即便跳过此章，也不会影响后文的阅读。

宇宙与水的诞生

137 亿年前发生了“宇宙大爆炸”，人们在理论上一贯认为这标志着宇宙的开端，而宇宙立即就开始膨胀。大爆炸后，在以毫秒计的短暂时间中，物质的温度超过 10 亿摄氏度，释放出充足的能量，形成了第一批原子；首先形成的原子来自最轻的化学元素——氢，和我们今天的氢原子完全相同。然后，接连出现了其他元素的原子（氦和锂）。

这些气团随后开始膨胀，继而充分冷却并互相结合，形成一些更重的原子核。于是，碳、氧和氮陆续出现。

这些原子形成的气团通过汇集气体与宇宙尘埃形成大质量恒星（演化到后期成为“红巨星”）。大质量恒星继而组成星系，数以亿计的恒星运行于数以亿计的星系之中。

宇宙大爆炸之后的 5 亿至 10 亿年间，某些大质量恒星开

始爆炸，向星际释放其所含的氧，氧与氢发生化合反应，形成了最初的水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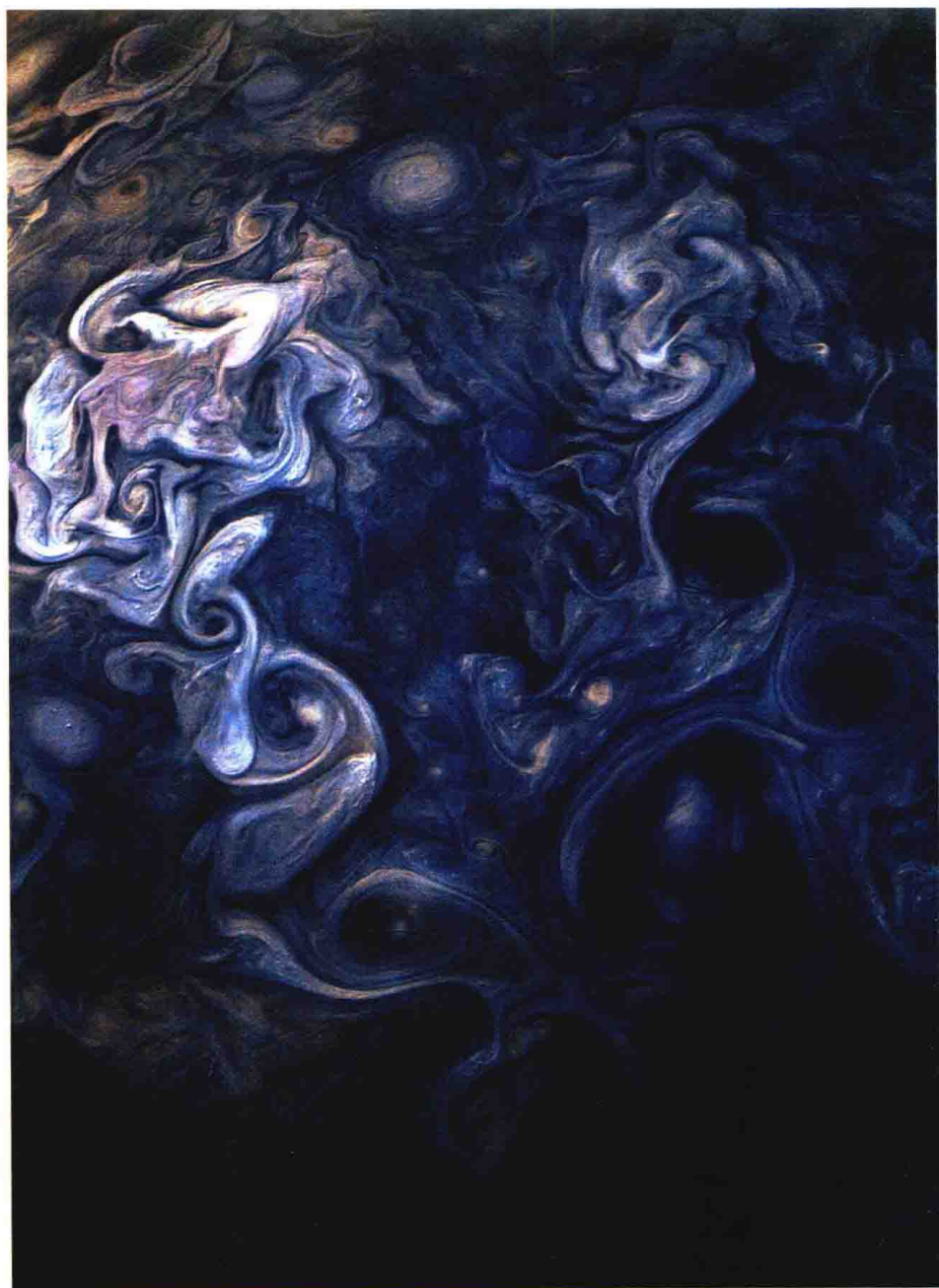
水分子有许多特性：它能随环境温度和压力的变化而呈现出固、液、气三种状态。其他元素的分子可以在水分子中移动，移动速度比在气体中慢，比在固体中快。水分子很容易附着在其他分子上，能使其他分子中不同原子间的键断裂。它能与其他分子间保持多种不同的键，能发挥酸和碱的作用，还是常用的溶剂。水能在宇宙史和生命史中发挥重要作用，都得益于这些独一无二的优势。

太阳系的诞生与各星球上水的出现

准确地说，45.67 亿年前，宇宙仍在不断膨胀。在一个中央最热点的强热作用下，位于宇宙一隅的一团气体尘埃云（分子云）发生了坍缩，太阳系由此诞生。

我们确切地知道，这团分子云中有水分子，它以固态存在。这团分子云就是茫茫宇宙中唯一被证实的有水之处。为什么那里会有水？这是个谜。但总而言之，正是因为水在那个时候出现在那里，才有了今天的我们。

根据当今主流的假说，水以固态到达这团分子云后直接转变成气态，并受到固态尘埃的束缚。这些宇宙尘埃不断聚集成微行星，继而成为原行星，最后经过接连不断的相撞形



木星云

图中是美国卫星“朱诺号”在2017年10月24日拍摄到的木星云照片。木星表面有着浓厚多云的大气层，运动错综复杂。一般科学家认为木星大气下的表层物质都是液态分子氢。

成行星，围绕太阳这颗中央恒星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近45.6亿年前，第一颗行星诞生了，它后来被人们命名为木星。

支撑该假说的依据是太阳系的多个行星上都有气态或固态的水存在：首先，在水星表面，有极少量的冰，且该星球大气中有近1%是水蒸气；其次，火星表面也曾经有过液态水以及类似于地球上海洋的水体，但后来都消失了，其中原因也无人知晓，而火星两极地区如今依然存在大量的冰；最后，在木星的某些卫星上，目前存在固态的水，如木卫二（可能有海洋存在，深度90千米）、木卫三和木卫四（其表面可能也存在液态水）。

太阳系形成的过程中，可能有一部分水从分子云中溢出，落至其他星系。它们和到达地球上的水或许有着同样的经历。

地球上水的出现

地球诞生于太阳系形成后的3 000万年至5 000万年间，距今约45.3亿年。它的轨道从一开始就位于一个理想的位置，即介于太阳光照特别强的星球（水星和金星）与特别弱的星球（从木星到海王星）之间。^[1]

[1] 本段内容广泛地受到与弗朗西斯·阿尔巴黑德和马克·乔希东多次交谈的启发。——原注